

阿富汗的女兒 在哭泣



在生命隨時會消失的時刻，
寫給女兒們的信，寫下的「希望之光」，
給一定要勇敢的女兒們！

LETTERS
TO
MY
DAUGHTERS
Fawzia Koofi



2014年曾是阿富汗呼聲最高的女總統候選人
寫給黑暗世代的生命之光



請讓阿富汗女人用第一人稱發聲！

再資深的戰地記者都寫不出的故事，
這也是美國介入阿富汗戰爭後，來自現場最真實的聲音，值得一讀。

——「獨立評論@天下」頻道總監／作家 廖雲章 長文推薦 法齊婭·古菲◎著 侯嘉珏◎譯

阿富汗地圖	008
阿富汗大事記	010
序章二〇一〇年九月	014
第一部	
第一章 只是個女孩 一九七五	019
第二章 古老的故事 一九七七	032
第三章 悲慘的損失 一九七八	045
第四章 新的開始 一九七九～一九九〇	053
第五章 又成了鄉下的女孩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	064
第六章 正義消逝 一九九二年五月	080
第七章 內戰 一九九二～一九九三	086
第八章 痛失慈母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104

第二部

第九章 一個平凡的星期四 一九九六

第十章 退居北方 一九九六

第十一章 白旗滿天飛 一九九七

第十二章 塔利班婚禮 一九九七

第十三章 開始前的結束 一九九七

第十四章 昏天暗地 一九九七

第十五章 回歸故土 一九九八

第十六章 為了女兒，添了女兒 一九九八～二〇〇一

第十七章 撥雲見日 二〇〇一

第十八章 新目標 二〇〇三

第十九章 改革運動 二〇〇五

後記 一個兵連禍結國家的夢想

致謝

1 2 4
1 3 5
1 4 9
1 5 6
1 6 3
1 7 3
2 0 5
2 2 1
2 4 4
2 5 4
2 6 6
2 8 5
3 0 1



第一部

親愛的蘇赫拉與雪赫薩德：

今天我爲了政治事務要去法扎巴德（Faizabad）與達瓦茲（Darwaz）。我希望很快回來，再見到妳們，但是我必須告訴妳們我可能回不來。

有人威脅要在路上殺害我。也許這一次那些人會成功。

身爲妳們的母親，告訴妳們這件事讓我心痛。但是請妳們理解，如果可以換來和平的阿富汗還有這個國家孩子們更好的前途，我情願犧牲我的生命。

我活著，是爲了讓妳們——我珍愛的女兒——可以自由地生活與夢想。

如果我被殺害而無法再見到妳們，我要妳們記住這幾件事：

第一，不要忘記我。

妳們還年輕，必須完成學業而且無法獨立生活，所以我要妳們跟哈蒂嘉（Khadija）姨媽一起住。她深愛妳們，將會替我照顧妳們。

妳們有我的授權，可以運用我留在銀行裡所有的錢。但是要聰明地使用，並且要用在學業上。專注在妳們的教育。女孩子如果要在這個男人的世界裡勝出，便需要教育。

你們從學校畢業之後，我要你們繼續出國念書。我要你們熟悉普世的價值。這世界是一個很大、很美、很棒的地方，你們應該去探索。

要勇敢。不要害怕生命中的任何事。

所有的人有朝一日都將死亡。也許今天就是我死去的日子。如果我走了，請你們明白這是有意義的。

不要在沒有成就之前就死去。要為自己試圖幫助別人，並且使我們的國家與世界成爲一個更好的地方，而感到自豪。

親吻你們、深愛你們的母親

{第一章}

只是個女孩

✉ 一九七五

即使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我就應該死去。

我在三十五年的生命中，已經與死神打過無數次交道，但是我仍然活著。我不明白為何如此，但是我知道真主（God）有祂給我的旨意。也許是要我監督、帶領我的國家離開腐敗與暴力的深淵。也許只是要我當女兒們的好母親。

我是我父親二十三個孩子中的第十九個，而且是我母親最後一個孩子。我母親是我父親第二位太太。她懷上我的時候，因為已經生下了前面七個小孩而耗盡體力，也因為在我父親最新、最年輕的太太面前失去他的歡心，而憂鬱沮喪。所以她想要我死。

我出生在田地裡。每年夏天，我母親和一隊僕人會旅行到山巔，那裡芳草鮮美，可以放牧我們的牛羊。這是她逃離家裡幾個星期的機會。她掌管全程的運作，蓄積足夠的果乾、堅果、米和油，以供給一小隊旅人離家三個月左右的需求。為這旅程的準備工作和打包功夫十足讓人

興奮。在隊伍騎上馬和驢，爲了尋找更高的土地而啓程翻山越嶺之前，每一件事都被計畫到最枝微末節的程度。

我母親熱愛這些旅行，她騎馬穿越村子時，對於短暫脫離家裡和家務的桎梏，得以呼吸山中清新的空氣，露出顯而易見的喜悅。

當地流傳著，越有權力與熱情的女人，穿著罩袍騎在馬背上的樣子越好看。我也聽說沒有人在馬背上比我母親美麗。她以獨特的方式支撐她的體態、背脊與尊嚴。

但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一九七五年，她並不快樂。更早的十三個月前，她站在我們那間寬廣、不規則延展的土泥宅（hooli）平房的黃色大門旁，看著迎娶的隊伍從山路蜿蜒而下、穿過村莊。新郎是我母親的丈夫。我父親決定取一個剛滿十四歲的女孩子做他第七位太太。

他每一次再婚，我母親就遭受一次重創——雖然我父親喜歡開玩笑，說每來一位新太太，我母親就變得更加漂亮。在我父親所有的太太中，他最愛被叫做比比將（Bibi Jan）（字面意爲「漂亮寶貝」）的我的母親。但是在我父母親的山村文化裡，愛情與婚姻鮮少指同一件事。婚姻是爲了家庭、傳統與文化，以及服從所有那些被視爲比個人快樂還重要的事情。而愛情是沒有人被期望有所感覺或是有所需求的東西。它只帶來麻煩。人們相信，快樂存在於不帶懷疑地善盡職責之中。而我父親真誠地相信，擁有他這樣身分地位的男人，有責任娶好幾個老婆。

我母親那時安穩地站在土泥宅門後寬大的石頭露台上。十幾二十個馬背上的男人緩緩騎下山丘，我父親身穿他最好的一套白色傳統禮服（shalwar kameez）（長外衣與長褲）、棕色腰帶和羊皮小帽。他的白馬身上有明亮的粉紅色、綠色和紅色羊毛流蘇，從裝飾的馬勒上垂吊下



哈密德抱著女兒。



二〇〇三年，對抗肺結核病魔，
哈密德輸掉了最後一役。



我哥哥莫夏凱（Mirshakay）
一直是最忠實的支柱之一。
這張照片，
是他在某次慶生會上
享受天倫之樂。

去麥加朝聖。
我的信仰，
伴我度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一些關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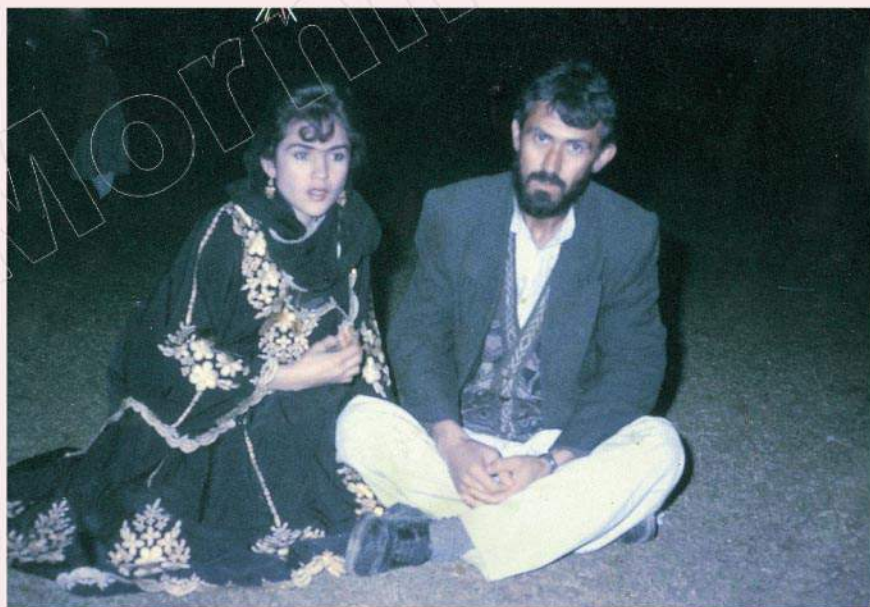




與哈密德婚禮的第一部份證婚儀式（nikah），我選擇了玫瑰。那玫瑰秀麗明亮，用喜悅片刻照耀了塔利班政權下的民不聊生。



證婚儀式前夕的傳統散沫花儀式。
哈密德把散沫花塗抹在我手上。



哈密德是我專屬的了，他是個堂堂阿富汗男子漢。

〔第十二章〕

塔利班婚禮

☐ 一九九七

每個女孩子都渴望自己的婚禮，我也不例外。

我總是認為人生就是一連串重要的時刻。那些時刻決定了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而且我們珍惜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不管是一場快樂的宴會、雨後的鮮草香、河邊的野餐，和深愛的人一同說笑的傍晚、珍愛孩子的誕生，或是大學的畢業典禮。

新娘子選擇結婚禮服的那一天應該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當我穿上外套去市場的那個早上，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活死人。

由於我是最小的女兒，我姊姊們和我母親總是非常喜歡談論我的婚禮最終會是什麼樣子。那些日子裡，她們老是咯咯笑地閒聊著關於我婚禮的一切，從我可能穿什麼衣服、我的髮型、到我們上的菜。在那些戰前歲月中，我們是比較富裕的家庭，所以我們總是設想會有一場浩大的婚禮，人們會從老遠的地方來看我結婚。我還小的時候，一直都不喜歡這一點，但是現在我

終於要結婚了，我非常想要那個夢想的日子。我想要再一次聽見我母親談論她的計畫，勝過一切。失去她仍然是沉滯又持續的痛。

我也從來沒有想像過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會在塔利班的統治下進行。因為他們的規定，婚禮不會有音樂、不會有影片，也不會有跳舞。所有的餐廳與婚禮會館都關閉了，歡樂的儀式也被禁止。我想，任何女人——不管她住在世界上哪個地方——都想要一場完美的婚禮。我知道這聽起來又傻又女孩子氣，但是婚禮前大部分夜晚我都哭到睡著。我既爲了我母親哭，也爲了失去當一個美麗動人的新娘子的機會而哭。

雖然現在穿罩袍已經是法律強制規定，我還是一直沒有辦法讓我自己買下一件。我必須出門的時候，我就穿上我母親那件舊的。比起那些如今十分普遍、在巴基斯坦設計的大量生產廉價藍色尼龍料子，她的罩袍好看了。在我母親的年代，女性視這些罩袍爲身分地位的象徵，而我母親有一件相襯她身爲有錢有勢男人的妻子的罩袍。這件罩袍是深藍色絲綢做的，有柔軟的皺褶，會隨著她走路來，輕輕地波動，罩住臉的布面上繡了一些花樣，眼縫的地方是精美的銀色網孔。罩袍髒了的時候，她會送去給專門洗罩袍的人，以蒸氣將每片皺褶熨回原位。對她來說，這是一件代表她的自豪的物品。對我來說，穿上它，卻讓我覺得羞恥。即使在婚後，我還是繼續穿我母親的罩袍：如果我一定要穿罩袍，那麼至少應該是一件能讓我想起她的罩袍。

我們去購物的那天，我的未婚夫陪伴我們。那是我好幾個月來第一次見到他。我上一次真正看見他的臉，是塔利班掌權之前，我在大學裡的最後一天。他到普里昆穆利拜訪我們，最後我哥同意婚事的那一天，我只有站在窗邊瞥見他的後腦。在大學裡的那一天，仍然在聖戰士的

控制下，他留著修剪整齊的小鬍子。但是在塔利班統治下，他的頭髮和鬍子都變長了，看起來不是很帥。我透過令人厭惡的罩袍，一直側眼偷看他的鬍子，想著我很不喜歡他鬍子在他臉上的樣子。我又再次沉重地感覺到阿富汗在退步。再也沒有進步，只剩下如今統治我們國土那些鄉間野夫所帶來的愚昧。

塔利班帶來了另一條新規定：任何走出家門的女性，不管是爲了什麼原因，都必須要有一名男性親戚——穆哈蘭（muharram）——陪同。這條規定就像其他許多塔利班的規定，比較近似阿拉伯的文化，不像我們阿富汗的文化。在我祖母的年代，女人不會獨自出門，但在阿富汗，這些事情隨著每個世代而變化，如同任何文化的自然演進。現在，塔利班讓我們的時光倒流。

如果他們在全國到處都有的塔利班崗哨前將你的車子攔下，他們會盤問你，質問你姓什麼、你父親還有親戚的名字，問一堆沒完沒了的問題，直到他們認爲這個男的和這個女的有親戚關係，而不是只是朋友，他們才會滿意。善惡部負責執行這些政策——特別偏好毆打女性。在結婚用品市集，他們毆打像我一樣想買結婚禮服的女人。有一個可憐的女孩穿了被禁止的白色長褲。也許是因爲這個女孩不知道禁令，也許她很貧窮沒有受過教育，或者也許她太害怕了直到今天才敢出門。不管什麼原因，我聽到以阿拉伯語對她大叫的聲音（現在已經有很多阿拉伯戰士加入了塔利班，住在喀布爾）。那些人將她壓倒在地，拿一條橡膠繩抽打她雙腿。她痛苦地大叫。我轉過身，將嘴唇咬到流血。我對於無法阻止這種不正義的事感到憤怒。

我永遠忘不了善惡部的車子。通常是豐田Hilux小卡車，在街道上穿梭，車頂總是大聲播



放《可蘭經》的祈禱文。女人聽見車子的聲音，會盡快躲避。即使爲了最輕微的過錯或是閃失，他們也會毆打妳。有時候，他們只是看著妳，然後毫無理由就以電纜抽打妳。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女孩子被打，然後見到她母親和她姊姊護在她身上保護她。塔利班便這麼繼續毆打她們三個。真是瘋狂。

這一天，我們有四個人：我、我嫂嫂、我未婚夫和他姊姊。幸運的是，塔利班沒有理會我們。我們買了結婚戒指，至少藉著戒指可以創造出一點小小的快樂回憶。哈密德透過單袍網孔，知道我在看著他爲戒指付錢時，開懷地笑了。現在對於婚禮的規定這麼嚴格，市場裡大部分服飾店都懶得進新貨了。貨品很少，我得費力才找到喜歡的東西。我一直想要一件蓬蓬袖的結婚禮服，但是露出手臂的衣服現在已經禁穿。

阿富汗的新娘子在結婚儀式中連續穿三到四件不同的禮服，每一件都有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意義。我爲婚禮前的玉手繪花之夜（henna night）選了亮綠色。通常人們都爲婚禮第一部分的證婚儀式（Nikah）選擇深綠色，但是我想要不一樣的東西。我選了粉紅色。那是美麗的玫紅色，感覺像是對抗所有塔利班帶來的悲慘的一抹喜悅。光是看著那件禮服就讓我覺得開心。在證婚儀式之後，新娘會再次爲結婚宴會換裝。通常會穿白色結婚禮服與頭紗，類似西方新娘子的穿法。

在正常時期，我的婚禮會像一般習俗那樣浩大。家人與朋友都會被邀請，還有政治上的盟友、支持者，與來自巴達克珊省的村民。在我們的文化中，尤其是在像我們一樣的政治家庭，一場婚禮就是一次大型的人脈連結活動。但是現在因爲婚禮會館都已經關閉，我們沒有場地舉